脫貧攻堅 收官故事 之五味系列

貧地苦耕種 豐收甘自來

生活中，苦不僅是一種味蕾的感覺，同時也常被用於形容生活狀態和情感世界。一鎬一鍬開荒翻地，面對的是重重困難，但勤耕苦作後卻也能收穫滿滿的成就。苦中醞釀甘甜，苦和甘看似對立，但經過味蕾和心靈的轉換，瞬間便被調和得恰到好處。苦盡甘來，每一個人可能都有不同的見解，然而對於這樣一群人來說，苦盡甘來卻是用奮鬥悟出的真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王尚勇、孟冰、丁春麗 寧夏、重慶、山東連線報道

苦蕎生命強 繁盛貧瘠地

位於毛烏素沙漠南緣，曾經黑風肆虐、自然條件惡劣的寧夏鹽池縣，過去曾是「苦甲天下」之地。「若不是在這裏生活過，很難體會到這種苦。」一說起昔日的生活，鹽池縣麻黃山鄉何新莊村村民何彥彬便連連搖頭。「說起來也怪，這片貧瘠的土地，唯獨苦蕎非常適應。」何彥彬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年來在當地政府的幫助下，鄉親們深度開發苦蕎，「如今，我們的苦蕎不僅變成了各種美食和保健品，成為健康食品，我們也因『苦』致富，日子越過越紅火。」

■村民何彥彬一家種植苦蕎擺脫了苦日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 攝

氣候適宜利高產

「一捧種子，深埋在貧瘠的土地裏，雨水金貴、太陽熾烈，它們不喊渴、不叫苦，把每一分力量都用於向上生長……」這是當地一位詩人為苦蕎作的詩，將苦蕎的特點展現得淋漓盡致。

「我們這裏把苦蕎喚作『懶漢莊稼』。」何彥彬說，當地雨水少、地旱，土地種啥啥不成，只有這苦蕎生命力頑強。「種地的時候隨便撒一把，然後就等着收割。家家戶戶種苦蕎，不是為了賣錢，而是為了在沒有收成時，能混飽肚子。」

轉機出現在2013年左右，「可能也是因為我們這裏封閉，外面早把苦蕎當成了寶，而我們還搞不清狀況。」何彥彬說，後來知道苦蕎是自然界中少有的藥食兩用作物，有着卓越的營養保健價值和非凡的食療功效，這才萌發了大量種植苦蕎的想法。加上我們鹽池縣海拔高、氣溫低、光照足，降雨期集中在夏秋季節，氣候生態特點非常適合苦蕎的生長。

買家上門爭收購

何彥彬隨即租種土地，加上自家土地，一下子便種了2,000多畝苦蕎。苦蕎麥種植期，何彥彬還經常半夜守在莊稼地，摸清苦蕎生長秉性，琢磨如何提高產量。那一年，何彥彬憑藉2,000多畝的苦蕎，擺脫了幾十年來的貧困生活。

自嚐到種植苦蕎帶來的甜頭，何彥彬還帶領鄉親們一起種苦蕎擺脫苦日子。多年來，何彥彬時常和當地農技部門到周邊省區尋找最適合當地種植的苦蕎麥品種，先在自己的田裏試種，成功後就在當地大規模推廣種植。2019年，麻苦蕎作為第4代產品跟隨何彥彬落戶何新莊，當年，畝產最高達到150公斤，皮薄麵多，品質非常好。

「當時那個火爆啊，我們還沒等聯繫買主，當地種子公司就來搶購。」如今單靠種植苦蕎，何彥彬年收入已超過30萬元（人民幣，下同）。而在他的影響下，2019年鹽池全縣苦蕎種植達到57.6萬畝。「2018年，我們縣成為寧夏首個脫貧摘帽的貧困縣，而這把打開致富之門的鑰匙，正是苦蕎。」

採訪中，何彥彬拿出很多苦蕎食品和保健品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何彥彬感歎，今年他的苦蕎新品種已經開始大面積推廣，他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發出邀約：「明年請您再來，來聞聞蕎麥花香，品品鹽池人的幸福生活。」

■鹽池縣的氣候生態特點很適合苦蕎生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尚勇 攝

小小蒲公英 保健顯神通

▲村民正在收割蒲公英。 受訪者供圖

▲蒲公英種植用工就帶動了濟南市長清區五峰山街道陳莊村周邊2,400多人就地就近就業。 受訪者供圖

▶濟南市長清區五峰山街道陳莊村黨支部書記石英先。 受訪者供圖

「蒲公英的葉子、花柄、鮮花、根等可以做成保健茶，我們現在還開發了蒲公英含片、蒲公英酵素、蒲公英酒、蒲公英飲料、蒲公英面膜等新產品。」濟南市長清區五峰山街道陳莊村黨支部書記石英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蒲公英全身都是寶，而且種植成本小、風險低，食藥兩用有市場，還帶動了周邊20多個村脫貧致富。

蒲公英屬多年生草本植物，味甘而微苦，富含蒲公英醇、蒲公英素、膽鹼、有機酸、菊糖等多種健康營養成分，清熱解毒，利尿散結，是藥食兼用的植物。

食藥兩用 探索綜合產業鏈

石英先2014年全票當選村黨支部書記，也承載起了全村人追求美好生活的希望。一次聲帶息肉的就醫經歷，讓石英先看到了蒲公英功效的強大，也找到了一條帶動全村增收致富的新路子。她先是自己在30畝大棚裏試種，然後通過村裏的合作社帶領大家一起學習種植技術，後又成立了耕辰農業公司專門從事蒲公英茶研發、加工、銷售，形成綜合產業鏈。

蒲公英一年能割五六茬，一畝地能收入一萬多元。為充分帶動貧困戶增收，合作社無償提供蒲公英種子，以每公斤3元的最低保護價格進行收購。如遇滯銷不能正常收購，合作社則以每畝每年1,000元(人民幣，下同)作為兜底補償，讓種植戶有一個穩定的保底收入。石英先說，目前陳莊村及周邊村子蒲公英種植面積達到1,200畝。2019年，耕辰農業公司年生產蒲公英茶40萬斤，年銷售收入達到了2,400萬元。

行業標準邊做邊摸索

如今，耕辰農業公司已被評為省級扶貧龍頭企業，僅是蒲公英種植用工就帶動了周邊2,400多人就地就近就業，其中包括100餘戶貧困戶。石英先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蒲公英鮮葉挑選、葉子加工、茶葉包裝這些活都不算重，她用工時也首先想到了村裏的貧困人口、留守老人。80多歲的貧困戶黃雲英老人每天擇蒲公英葉可收入40多元，一年下來也能收入一萬八千元左右。像黃雲英這樣的老人，還有十幾位。

回首蒲公英創業之路，這位「70後」的村黨支部書記也有着太多的苦澀回憶。2016年初創業時，網上很少有同類產品，沒有代飲茶標準，沒有炒茶工藝和設備……石英先說，整個產業鏈都是一邊做一邊摸索。如今，石英先已經引領並制定山東的行業標準，也在申請相關的專利，但如今又面臨市場價格亂象等問題。

談起未來，石英先表示，將繼續做大做強蒲公英產業，還想搞全域旅遊，打造成一個集旅遊、觀光、品嚐蒲公英美食等一體的田園綜合體，3年至5年將陳莊村建設成遠近聞名的蒲公英特色小鎮。

深耕黃連地 一年摘貧帽

重慶石柱縣洗新鄉位於渝鄂交界的武陵山區，距離重慶主城300公里，平均海拔1,500多米。今年46歲的譚榮富曾是當地建卡貧困戶，通過種植中藥材黃連，實現了兩年內脫貧。如今，譚榮富每天天色未亮就上山，為自家種植的30畝黃連地除草。

說起譚榮富，當地很多人都知道。他小時候燒傷導致右手殘疾，妻子林興芳說話口齒不清，也沒有穩定工作，長子智力障礙被鑑定為二級殘疾，兩個女兒剛上中學…… 2014年，譚榮富成為當地建卡貧困戶。

為了徹底改變這種生活，譚榮富便想到當地的特產黃連。「眼瞅着黃連價格年年上漲，就和政府說了想種植黃連的想法，隨後鄉政府提供了黃連種子。」譚榮富說，當地豐田村銅天槽山高林密，樹葉腐爛後的林地土質肥沃，是種植黃連的理想場所。於是譚榮富在這裏租用40畝山林後，2014年下半年起，夫妻兩人開始了艱苦的創業之路。

「為在密林中開墾出種黃連的土地，我們最初用柴刀對樹枝一根根進行砍伐，再用鋤頭一點點挖出來平整土地，碰到一個大樹樁，可能要忙活半天時間才能連根拔出。」譚榮富伸出一雙粗糙的手說，當初就是用這種刀耕火種的辦法，每年擴大一畝。而由於手有殘疾，別人幹半天的活，他也許要幹上大半天甚至一天的時間。

2016年，譚榮富初嚐甜頭，種植的一畝黃連收穫乾黃連近300公斤，收入2.4萬元(人民幣，下同)。僅試種了一年黃連，譚榮富一家就摘掉了貧困帽。隨後，有了資金的譚榮富開始使用現代化的機械，黃連種植面積迅速達到30畝。去年年底，僅靠種植黃連，譚家年收入達到6萬元。「日子突然就有了希望。」譚榮富說，雖然已經脫貧，但縣裏仍然在兩個女兒的教育問題上給予資助。「我打算再努力努力，到時候把女兒的教育經費也解決了，就不靠政府了。」

享資源優勢 有全球定價權

重慶石柱縣是黃連的原始產地，素有「中國黃連之鄉」之稱，全縣黃連產量佔全國60%和世界40%以上。因為靠着黃連的種植、研發和銷售，不少石柱人實現了脫貧致富。截至2019年底，像譚榮富這樣種植黃連的貧困戶共1,112戶，他們共種植黃連1,681畝，貧困戶採收面積1,300畝，產值3,575萬元，戶均收入3.2萬元以上。

近年來，隨着石柱黃連質優價廉的名聲遠揚，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中藥藥材商。

石柱黃水鎮中國黃連交易市場是唯一獲得農業部指定的黃連交易市場，這裏黃連年交易量4,500噸，不僅佔全國的85%以上，同時還具有全球黃連價格的定價權。

■譚榮富父子倆依靠種植黃連，實現脫貧致富。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 攝